

韩愈文化系列丛书（之六）

中國風

韓愈

文化論壇文選

主 编

杨丕祥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INTERNATIONAL YANHUANG CULTURE & RESEARCHINAG PUBLISHING HOUSE

韩愈文化系列丛书(之六)

中国·孟州

韩愈文化论坛文选



主 编： 杨 丕 祥
副 主 编： 耿则伦 邢怀忠
马长民 高长文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GUOJIYANHUA WENHUACHUBANSHE

韩愈文化系列丛书(之六)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 名： 中国·孟州韩愈文化论坛文选
主 编： 杨丕祥
副 主 编： 耿则伦 邢怀忠 马长民 高长文
责任编辑： 邢怀忠
装帧设计： 毕全来 柴新民
电脑排版： 倪艳艳 高 伟
责任校对： 耿则伦 高长文
承 制： 中诺影艺摄制中心

出 版：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地 址： 香港铜锣湾邮政 31130 号信箱
规 格： 880mm× 1230mm 1/32
印 张： 16 张
字 数： 331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62 — 8839 — 83— 7
定 价： 人民币 45.00 元 港币 68.00 元

序

张清华

河南省孟州市作为韩愈的故里和韩愈研究的中心,长期以来在韩愈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韩愈研究的诸多大事也都发生在这里。

在“1992'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国内外学者达成了深入研究韩愈的共识,正式成立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并以章程的形式决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韩愈研究》丛书,团结国内外研究韩愈的专家、学者。同时,为使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有更多发表和交流的机会,研究会又与周口师院携手,从1996年始,在其学报上开辟了“韩愈研究”专栏,使我们有了发表、交流韩愈研究成果的固定阵地和了解“韩愈研究”的窗口。

在“1998'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又推出了“韩学研究”的课题,以韩学研究的实绩,举起了“韩学”的旗帜。与会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了“韩学”作为一门学问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建立“韩学”的可行性,以及“韩学”的基本内

容与研究方法,对“韩愈研究”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开拓了“韩愈研究”的新局面。

在“2004’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顺利地实现了研究会主要领导的新老交替,充实了研究会的领导力量。

在2006年孟州市举办的韩愈故里文化旅游节期间,又别开生面地举办了形式灵活、便于交流的“韩愈文化论坛”。这是在固定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常进行的基础上的又一新创,它拓展了“韩学”研究的路子,对助推“韩学”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可以说,在韩学研究方面,孟州起到了辟山开道的作用,团结了国内外学者,推动了“韩学”研究,受到了学界的赞扬。

“韩愈文化论坛”是根据“韩愈文化现象”提出来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像韩愈这样对唐代及后世千百年来的学术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影响之大的文化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属罕见。就他那个时代看,也只有他能主动、自觉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设定自己的位置,以超前的意识、崭新的思想、自振一代的胆识,举起改革创新的旗帜。我们之所以说他有超前的创新意识,就在于他认识到要改变一个时代,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意识做起,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一个方向上来。这就是他之所以要提出用儒学道统来归整中唐君臣、将士及广大百姓的思想的初衷。他认为,只有

这样才能使君不君、臣不臣，四民无序，僧道不劳而食的局面得到改变，使社会得到安定，经济得到发展，遭受严重破坏的唐代社会恢复昔日之盛。有了道统思想作武器，还得使人们能广泛接受。在这方面，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如人过河一样，无桥、无船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并创造了“辞事相称”、“善并美具”的文学散文形式，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就当时来说，他的文、他的诗，都是适应形势需要的创新。没有他与孟郊等率先创作的“硬体”诗，不可能打破大历以来陈陈相因的“软体”诗；没有既便于运用又使读者容易理解的古文形式和生动活泼使人爱读的新型散文，不可能替代内容空虚，难写难读，只与少数人有缘的骈文。讲到这里，使我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先驱胡适与旗手鲁迅先生。

胡适先生说过，韩愈的古文是那时的白话文，诗中也有不少是当时的口语。鲁迅先生开始欲以实业救国，攻读矿务；后欲以医学救人，故留日学医；因看到中国人沉睡于愚昧之中，认识到要想振兴中国，非改变人的思想不行，这才拿起匕首投枪似的笔，以文为武器，宣传振起国民精神的新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认准了方向，找对了武器，才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思想的基础。因此毛泽东主席说：鲁迅的方向，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回过头去再看中唐社会与那时的文化旗手韩愈，就不言而喻了。率先登上中唐文坛，举起改革旗帜的韩愈，与“五

四”时期鲁迅先生走的路子何其相似。这就是他比同时代人所以为高的地方,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敬仰他、学界高度评价他、把他列入世界文化名人、提起孔子不忘韩子的原因。他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了。尽管中唐的振兴只是昙花一现,那只不过是宪宗君臣违弃了韩愈的思想,丢弃了他们共同创造的大好形势罢了。这不是韩愈的初衷,也是韩愈不愿看到的。尽管他在那昏惑的国君背上击一猛掌,也不能回宪宗之愚。不管是中唐成功的中兴,还是中兴的消失,韩愈都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若与“永贞革新”相比,学者自会找出不同的答案。

孟州韩愈文化论坛,开了一个好头,找到了研究、交流“韩学”研究心得的又一形式。在这次论坛上,学者们畅所欲言,发表了不少真识卓见。孟州市韩愈研究会适时地把各位专家、学者发表的论文编辑成书奉献给大家,可以说是他们对各位专家、学者辛勤工作的最好回报。

注:张清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孟州市特邀政协委员。

C 目 录

CONTENTS

MENGZHOUHANYUWENHUALUNTANWENXUAN

序	张清华(1)
韩愈出生考	张清华(1)
韩愈,中国文艺复兴第一人 ——读何兹全先生《中国文化六讲》笔记	胡阿祥(8)
试论韩愈的人生价值取向 ——从几篇韩愈少作谈起	阎 琦(14)
漫议韩愈的人才观	杨丕祥(23)
韩诗、苏词议论之比较	蔡 凌(28)
韩愈尊孟及其历史影响	刘真伦(42)
韩愈咏花诗歌论	宗瑞冰(66)
论韩愈的感春诗	朱国伟(80)
论韩愈的园林诗	王 睿(89)
年已近古稀,初识韩退之	陈祖美(104)
贾岛“推敲”考	[日]静永健(114)
韩愈排佛喜颠现象浅析	黄俊明 张家庆(132)
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 骈文的文体地位	朱丽霞(147)

C 目 录

CONTENTS

MENGZHOUHANYUWENHUALUNTANWENXUAN

论韩愈的儒家礼乐文化精神	杨子怡(158)
韩愈与岭南文化	洪 流(180)
韩愈“状”类公文简论	王 婵(188)
韩愈风土民俗诗文简论	张俊峰(200)
韩、柳的意趣及其古文走向之辩	阮 忠(213)
论韩愈的文中之诗	曹辛华(228)
论韩愈的文学观念	吴振华(254)
韩愈的民本思想	
——《论变盐法及宜状》解读	张弘韬(280)
韩愈与韩琦血脉相连	谢钧祥(291)
韩柳与佛学	毕宝魁 任树民(306)
小议韩愈贬赴潮州	
取道商山湖湘之由	李 菁(318)
从韩愈的文学批评与创作看	
绮丽之文在中唐的演进	萧晓阳(329)
韩愈诗之修辞——《驼庵讲坛录》之一节	
..... 顾 随 叶嘉莹(笔记) 顾之京(整理)	(339)
韩愈诗歌的声韵特点	郑绍平(345)



目 录 CONTENTS

MENGZHOUHANYUWENHUALUNTANWENXUAN

韩愈事迹研究论略 徐乐军(371)

毛泽东对韩愈的关注、承继与评价 欧阳峻峰(380)

清人研究韩愈的重要材料

——从李绂论韩愈古文所想到的 张 维(388)

古今阳山及各地的祀韩缅韩联 欧阳峻峰(396)

朦胧隐约 含蕴隽永

——谈韩愈的《远览》诗 吴春华(409)

韩愈文学与社会生活 马久智(412)

贤令山读书台考 李纯宏(419)

沿着韩愈足迹 开拓旅游资源 郑中禄(424)

韩愈爱国主义思想初探 曾俊伟 曾晓峰(429)

心灵世界与人格风范的映现

——韩愈书启文论略 李芳民(441)

略谈韩诗对民众的表现 [日]紺野达也(456)

三绝碑——韩愈柳宗元真挚友谊的见证 王一民(466)

平乱解围话韩愈

——简析韩愈在军事方面的建树

..... 高长文 闫红军(471)

C 目 录

CONTENTS

MENGZHOUHANYUWENHUALUNTANWENXUAN

略论韩愈的仁政民本思想	耿则伦(477)
《韩愈文化论坛》开幕词	张清华(482)
《韩愈文化论坛》闭幕词	阎琦(486)
附 录	(491)
咏韩愈诗作	杨子怡(491)
词二首	郑绍平(494)
咏韩公诗二首	耿则伦(495)
咏韩愈	钟祥(497)
浣溪沙·再读韩文公《祭鳄鱼文》	马骏祥(498)
韩文公赞	崔际银(499)
念奴娇·二首	
——(次苏轼《赤壁怀古》韵)	黄俊明(500)



韩愈出生考

张清华

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从江陵召回京任国子博士,宰相郑公慕其文名,有意用韩愈为文学官;有与其争胜者谗于宰相,诽谤韩愈,如韩愈在《释言》里所说:“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谓愈曰:‘子前被言于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谤我于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后之谤我于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处而会言,若及愈,必曰:‘韩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将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谗言果不行。”(《韩昌黎全集》卷23)《秋怀诗》十一首之十云:“世累忽进虑,外扰遂侵诚。强怀张不满,弱念缺已盈。诘屈避语阱,冥茫触心兵。”(《韩昌黎全集》卷1)韩愈怀着满肚子牢骚与愤懑写成《三星行》一诗,应在元和二年(807)韩愈任国子博士,为避语阱求分司去东都之时。

他半生坎坷,多遭谗谤,因及自己生辰不佳,云: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无善声已闻,无恶声已欢。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三星各在天,



什五东西陈。嗟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韩昌黎全集》卷4）

因诗有“我生之辰，月宿南斗”句，于是，我常想是否可以从推出韩愈出生的具体时间？《三星行》诗意出于《诗经·小雅·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诗经·大雅·桑柔》：“我生不辰，逢天憯怒。”和《抱朴子·广譬篇》：“俗有讙哗之毁，而未必恶也。”借古喻今也。三星：斗、牛、箕。苏轼《东坡志林》卷一《退之平生多得谤誉》：“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当为南字之误）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又苏轼《东坡志林》卷八云：“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退之身在宫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查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1版五卷本《东坡志林》无此条（此据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明都穆《南濠诗话》：“韩文公诗曰：‘我生之初（当为辰），月宿南斗。’东坡谓公身坐磨蝎宫，而已命亦居是宫。盖磨蝎即星纪之次，而斗宿所缠也。星家言身命舍是者，多以文显。以二公观之，名虽重于当世，而遭逢诽谤，几不自容。盖诚有相类者。吾乡高太史季迪为一代诗宗，命亦舍磨蝎，又与坡翁同生丙子，洪武初，以作文竟坐腰斩；受祸之惨，又二公之无者。吁，亦异矣！”

方崧卿《举正》云：“《诗经·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笺言：‘我生所值之辰。’三辰，谓斗、牛与箕也。世尝以五星法准之。盖公以丑为身宫，而太阴宿于斗、牛分，箕与



斗、牛相比,故曰‘牛奋其角,箕张其口。’东坡谓吾生时与退之相似,且身命同宫,平生遭口语无数,以此也。”文说《详注昌黎先生文》:“月宿南斗,建丑之月也。三星在东北方,牛在斗左,箕在斗右。……”谓韩愈生于建丑月,即十二月,不确。月宿:宿,居、处也,即月所处的位置正在南斗的中央。南斗指南斗星座,共六星,成斗形,位在南方。星命家说它一主天子寿命,一主宰相爵禄。关于韩愈的生日,我曾探索久矣,亦无得出自己满意的结论,故问于师友涂宗涛,共同探讨。认为:此诗或为《诗经·小雅·大东》诗的改写,或因三星和自己的生辰有关,感到亲切,故将《大东》诗句改动,咏以言志。我们认为这后一种可能性大,可据之以推测韩愈之出生时间。先释“月”、“宿”。月即辰之方位。《大戴礼·易本命》:“辰主月”;《孔子家语·执轡》:“辰为月”。“月”即每月朔“日月交会”之方位,在黄道十二宫所在位置。“宿”,日月五星之所止处也。《周礼·春官·冯相氏》:“二十有八宿之位”,《疏》:“若指星体而言,谓之星,日月会于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月宿南斗”,即指“日月会于南斗的方位”。二十八宿分列于黄道两旁,“南斗”为二十八宿之一。日月由黄道自东向西运行,由春到冬,周而复始,积十二月为一年,故黄道带分为十二宫(中国古代分为十二星次,配以十二支),每宫长 30 度,从春分点起,依次为“白羊(戌)”(参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出版,朱星《古代文化基本知识》附《天文图》)、“金牛(酉)”、“双子(申)”、“巨蟹(未)”、“狮子(午)”、“室女(巳)”、“天秤(辰)”、“天蝎(卯)”、“人马(寅)”、“摩羯(丑)”、“宝瓶(子)”、“双鱼(亥)”。因“白羊宫”起点为春分点,故“巨蟹宫”

之起点为夏至点,“天秤宫”之起点为秋分点,“摩羯宫”之起点为冬至点。我国古代历法,据文献记载,在汉武帝颁行《太初历》之前,主要有夏历(即农历,以正月为岁首,建寅。以下表述以夏历为准)、阴历(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建丑)、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建子)、秦历(又称“颛顼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建亥)。《礼记·月令第六》《疏》引《正义》曰:“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又“则天是太虚,本无形体,但指诸星运转以为天耳。但诸星之转从东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复旧处。星既左转,日则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旧星之处,即以一日之行而为一度,计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数也。”又:“……谓之赤道,去南极九十一度余,去北极亦九十一度余,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为夏至之日道,去北极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去南极亦六十七度。”

《太初历》即夏历,为历代所采用,唐代用的当然是夏历。按阳历(西历),每月有两个节气,由于岁差,而夏历有的年份一个月只有一个节气,即是年为二十三个节气,如2005年(乙酉)的夏历即无“立春”;但夏历的春分在二月,夏至在五月,秋分在八月,冬至在十一月,却从无变化。本此,今从后附《天文图》即可推知:南斗和箕在黄道十二宫的“人马宫”,“牛”星在南斗的左上角(在“摩羯宫”),而“人马宫”在“摩羯宫”之前。既知“摩羯宫”的起点为冬至点,是夏历十一月;“天平宫”之起点为秋分点,即夏历八月,而“人马宫”在“天秤宫”



与“摩羯宫”之间，一下即知日月会于“人马宫”的月份为夏历十月。韩诗“月宿南斗”，即指在夏历十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产生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得到证实。在汉武帝之前，汉仍秦制，仍采用秦历。《礼记·月令》疏：“秦历以十月建亥为岁首。”按《天文图》所示，从“人马宫”（夏历10月，秦历一月）数到玉衡所指的“室女宫”，正是秦历十月孟冬。对‘玉衡指孟冬’的日期，各家诠释皆称指夏历七月。在此还要指出，上古时代还有“岁星纪年法”，即木星（岁星）绕地球在黄道上自西向东走一圈为十二年，每年走一步，也划分为“十二星次”，和日月在黄道上自东向西运行之“十二宫”不同，故韩诗之“月宿南斗”当指月而非指年；何况据可靠文献记载，韩愈生于唐大历三年（768），岁在戊申，而“岁星纪年法”又早已废止，韩不可能据之以标示自己的生年。从‘十二宫’只可能推知月份，不可能推知日数（除非有别的条件，如标明‘朔’、‘望’之类）。到此可得出结论：若韩诗“月宿南斗”指的是自己出生的月份，则韩很可能生于大历三年（768）的夏历十月。这里只能说‘很可能’，因前面已提及，作为诗，可以托物言志，即借咏“三星”而假托自己的生辰为“月宿南斗”，和自己的生辰无关；再则《三星行》只是单文孤证，现尚未发现韩生于十月的其他论据，故不能作为定论。

从韩公遭遇也可证他因生时磨蝎宫一生多得谤誉取证。又从韩文中提供的两个数字：他贞元二年秋冬赴京应试，自谓十九岁，算来贞元二年十月，韩公恰十九岁。又韩公病重前告慰朋友、妻子说他年出伯兄会一十五岁，已愿足矣。时公五十七岁，大约又是在是年十月间。虽是大体巧合，是否也可作

附证？这二句诗说：我生的日子正是月位于南斗星座之中，牵牛星斜射，箕星昂扬张口的时候。牛：即牵牛星座，俗谓牵牛星。箕：箕星，苍龙七宿的末宿，有四星，亦名南箕。斗、牛、箕俱属二十八星宿。《汉书·翟方进传》：“狼奋角，弓且张。”张晏注：“狼，一星。奋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则盗贼起。”《诗经·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史记·天官书》：“箕为敖客，曰口舌。”《索隐》：“敖，调弄也。箕以簸扬调弄为象。”《诗纬》：“箕为天口，主出气。”是箕星有舌有口，主谗言。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是月也，以立夏。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以立秋。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疏】：九月日在房。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郑注】：

孟冬者，日月会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疏】引《正义》曰：按三统历十月节，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室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轸五度